



## 最有影响的 几次跨国恋情

国学大师季羨林的早年异国恋情

1935年~1945年,季羨林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在哥廷根的日子里,季羨林饱受轰炸、饥饿、乡愁的煎熬,但在此期间他与一位德国姑娘的爱情经历,却带给他前所未有的幸福与快乐。

在哥廷根留学的时候,季羨林租住在一个善良的德国老太太家里。同一条街上还有一户叫迈耶的德国人家,男主人迈耶为人憨厚朴实,而女主人迈耶太太却生性活泼,热情好客。这对夫妇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名叫伊姆加德,年龄比季羨林小一些,金发碧眼,活泼可爱。季羨林的好友田德望便是迈耶家的房客,季羨林常去田德望住处拜访,久而久之,便同迈耶一家人熟悉了。正在读博士学位的季羨林当时不过30,年轻英俊,待人谦和,有礼,又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迈耶一家人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经常邀请季羨林来家里作客。

当时季羨林正在写博士论文,他要先用德文写成稿子,在送给教授看之前,还必须用打字机打成清样。可是,身处异国的季羨林没有打字机,也不会打字。热心的伊姆加德小姐表示愿意帮忙。经过一段

时间的接触,季羨林和伊姆加德小姐之间渐渐产生了感情。

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季羨林当时已经为人夫,为人父,尽管那是一桩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每当回到寓所,他的内心便充满矛盾与痛苦。深思熟虑之后,这个对别人考虑永远胜过自己的国学大师最后决定压抑自己的情感,离开德国。

季羨林依依不舍地离开迈耶一家到了瑞士。之后两人还通过几次信,但他回国以后就断了音讯。1983年,季羨林回到哥廷根时曾打听伊姆加德,当然是杳如黄鹤。

据说2000年时,香港某电视台的一位记者为了拍摄季羨林的传记片,曾专程到哥廷根去了一趟。最后终于找到了伊姆加德,并且访问了她。当年的伊姆加德小姐如今已是满头银发,然而精神矍铄。询问的结果更是出人意料:伊姆加德终身未婚,独身至今。而那台老式的打字机依然静静地放在桌上。

其实,在季羨林重返哥廷根的时候,伊姆加德就住在原来房间的楼上,可惜住在她原来房间的那位新住户不认识她。就这样,阴差阳错,两位苦命的恋人失之交臂。

刘少奇长子刘允斌的异国情缘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中共曾把一批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送到苏联去学习,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就是其中一员。1945年夏天,他高中毕业后进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学习,不久重新报考了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如愿以偿地读上了自己理想的专业。由于他成绩好、工作认真负责,得到了其同学玛拉·费多托娃的垂青。而俄罗斯姑娘的美丽大方也深深打动了刘允斌年轻的心,两人很快相知相爱了。

1950年,思乡心切的刘允斌趁暑假带着玛拉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他想借此机会让玛拉见见自己的家人,让她体验一下中国的生活。虽然每个人都对玛拉表现得很亲切,然而无法跨越的语言障碍令这位活泼的姑娘经常沉默。

1952年,刘允斌以优异的成绩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毕业。不久,经父母同意,刘允斌和玛拉结婚了,婚后夫妻感情一直很好。他们先后有了一对儿女,分别取名索妮娅、阿廖沙,一家人生活得十分美满幸福。1955年,刘允斌获副博士学位。这时,他接到父亲的来信,说祖国很需要留学生回来服务。可不通汉语的妻子坚决反对回到丈夫的故乡,她想尽一切办法动员亲戚、同事、朋友来做刘允斌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以家庭为重,留在苏联。面对妻子的苦苦挽留,刘允斌毅然选择了回国,参加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1958年,刘允斌和玛拉正式离婚。他们的离异完全出于无奈,而非感情的缘故。正如刘允斌所言:“我爱我的妻子,也爱我的孩子,可我更爱我的祖国。我下决心非回来不可,而她却坚决不跟我来。这样,我们只好过起两地分居的生活,拖了几年才离了婚……”当然,中苏关系的恶化也对他们的离婚起了一

定的促进作用。

中国第一例由周恩来总理特批的  
涉外婚姻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的思想观念仍很保守，人们与外国人打交道慎之又慎。然而，一个十七八岁的中国姑娘顶着各方压力勇敢地爱上了一位外国留学生。为了这一段美丽的感情能开花结果，她竟冒出了一个惊人的想法：给周总理写信，寻求他的帮助。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的结合造就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桩跨国婚姻。

这位有着非凡勇气的姑娘叫宋怀桂，17岁的她幸运地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在这里，她邂逅了保加利亚留学生万曼，寻找到了自己的真爱。

可是，时代背景给他们造成了一些人为的障碍。两颗心虽然不分彼此了，可天生的国界线在政治时代的层层常理中，还是被各位管理者划得清清楚楚。每次约会，他俩都像地下工作者一样躲躲藏藏。恋情公开后，宋怀桂受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种种阻力，另外重重关卡、繁琐的手续也让他们几乎不可能成为夫妻。

生性不屈服的宋怀桂仍执着地坚守着这段异国情。“给总理写封信，请他表明一下对这件事的态度，也许会有一线希望。”这个大胆的想法给他们带来了重大的转机。信发出半年后，他们收到了总理的回信。这封珍贵的信函成了他们通往婚姻路上的绿灯。没费多大周折，他们顺利地办了各种手续，领到了证明他们纯洁爱情的结婚证书。

摘自《中外文化交流史轶闻趣事》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8年5月

推荐/唐驰 编辑/麻雯

奶奶80岁了，眼不花耳不聋，还能眯着眼在屋里做针线。大她三岁的爷爷便不行了，不愿走动，总是坐在藤椅上晒太阳。

相隔不过几米，奶奶过几分钟，便会放下活儿，喊一声：“老头子！”

爷爷不应，奶奶便急，迈着碎碎的步伐走到跟前。爷爷好好的呢，在藤椅上睡熟了。于是奶奶孩子般地笑嗔：“这个死老头子，人家喊了也不睬。”

这样的事天天发生。

我很好奇。

是奶奶闷吗？没有人说话？那她为什么只喊一下而不是和爷爷唠嗑呢？

我想起奶奶每次看见爷爷好好的，便满意离去的背影。阳光总是以最完美的角度铺在奶奶身上，这样的画面每每闪烁着温暖的光辉。

是不是只要有人答应便好呢？

再有这种事发生时，我便捂住嘴，学爷爷的声音迟缓地答：“唉——”可每每奶奶都能辨别出来，“小丫头在这儿捣乱……”奶奶皱纹满布的手会轻拍我，以示责备；微微笑。

我的好奇心不减反增，“奶奶，你老这么喊来喊去做什么呢？也不嫌烦。”

奶奶宽容地笑答：“丫头，你不懂的。知道他好好的，才心安。”

心，被濡湿了，是花蕊中的一滴露。连日以来如同小虫一样不断噬咬我心的好奇得到了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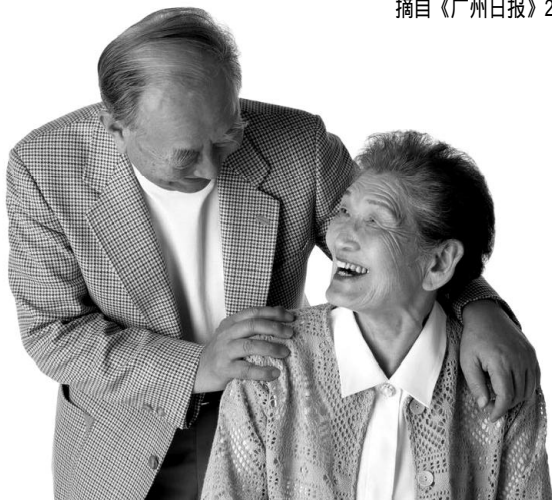
你在，就心安。这是人世间最美丽的风景。粗茶淡饭有什么要紧？年华老去有什么关系？你在，就心安。

我想，所谓爱，便是如此。只要我所爱的人，我惦念的人，在我看得见的地方，好好地存在着。

我庆幸我拥有好奇心，才得以知晓奶奶一辈子的关心、温情与爱。原来，那声声呼唤是在说——有你在，整个世界，都在。

摘自《广州日报》2008年7月16日

编辑/王文娜



## 好奇心